秋春家

（524）　巳金

秋

「我倒想聽你老姐子底話，不過我這個夢計不會答應。你同他畫商量好不好？」覺英笑嬉嬉地道，他一面輕薄地指着自己底嘴唇。他看見覺新穿上一件毛呢馬褂從內房裏出來，便不作聲了。不過臉上還留着會意的笑容。

「你敢在這兒放屁！眞是又討挨打了！」淑蕾罵了，便索性把頭掉開，不再去看覺英。

四一

覺新、覺英兩人坐了轎子到珠市巷去。秦嘗打着燈籠在前面領路。不過一刻多鐘的光景，轎子便進了一個不十分大的院子，在廳上停下來。秦嘗領着他們經過拐門轉進裏面去。

中間一個長滿野草的小天井。正面三間房屋。左右各有一間小小的廂房。正面房裏都有燈光。他們就往有燈光的地方走去。他們走進當中那間廳堂，便聞到一股雅片煙味。這是後右邊屋裏送出來的。秦嘗先走進裏面去報告：「四老爺，大少爺同四少爺來了。」

「啊喲，你還不快請他們進來！」這是張碧秀底清脆的聲音。覺新、覺英聽見這樣的話，連忙走進房裏去。

牀上放着一個煙盤子，煙燈燃着，克安躺在一邊，嘴裏銜了煙槍用力吸着。張碧秀躺在煙榻小洞上呼呼地燒着的煙泡。克安聽見覺新等底脚步聲，動也不動一下。張碧秀一面給克安燒煙，一面卻客氣地對覺新說：「大少爺，請你們等一會兒，他就要把這口煙喫好了。你們請坐罷。」

「不要緊，我們來看四爸底病。」覺新答道。覺英不說什麼，卻只顧笑嬉嬉地望着張碧秀。

張碧秀看見煙燒完了，便把煙槍從克安底嘴裏取開，順手放在煙盤裏。克安吞了一口水，纔略略掉過臉來看站在牀前的覺新和覺英。他們兩人同時給他請了安。覺英還說：「參喊我們來看看四爸病得怎樣。」覺新連忙接一句：「四爸好點了嗎？」

張碧秀把煙凝收拾一下，便站起來，他笑容滿面地招呼覺新說：「大少爺，你們請坐。」他看見秦嘗還站在門邊，便吩咐道：「秦二爺，你去喊小珍倒兩杯茶來。」秦嘗答應着出去了。

「好些了。老四，你回去給我向你爹請安，說我現在好多了，不過精神還不好。明軒，你們坐罷，」克安溫和地對他們說，他微微一笑，但這笑容就像一塊石頭落在大海裏似地，在他底黃黑的複臉上無踪無影地消失了。他底臉彷彿是一張乾枯的樹葉。眼睛好像是嚮過汽笛後的電燈泡。

「四爸底精神的確不好。不曉得四爸哪個地方欠安？」覺新悲歡地說，不過他底心裏卻藏着一大堆輕蔑，他和覺英都在左邊靠壁的椅子上坐下。

克安聽見覺新底話，一時卻不作聲。這時張碧秀正坐在牀沿上。他便抿起嘴笑道：「他病得也古怪，偏偏屁股上生瘡。走路不大方便，連坐也不能坐。」他無意間露出了演戲時的姿態，使他底臉蒼白底粉面間露出了演戲時的姿態，使他底臉蒼白底粉面間露出了演戲時的姿態，使他底臉蒼白底粉面